



## 西乡遇八哥

□方颖谊

西乡长乐路遇一只黑乎乎的小精灵。

小精灵一跳一跳，一抖一抖。停下车，细看，是只八哥。记得多年前，我家养过一只八哥。那只八哥是自己飞进阳台来觅食，结果在咱家“定居”了。父亲甚是喜欢，抚养了十余年，后来年龄大了自然死亡。对它还是挺想念的。

眼前的这只八哥，个头比我们家那只小一点，离我不远，它似乎不大怕生。或许是家养过，从笼子里逃逸出来的。我一步一步靠过去，离其五步之遥时，它很自然地有了反应，警觉性蛮高。跳开去，我再靠过去，做出要抓它的姿势，它立马超低空飞行，离我更远点，才停下。

附近有包子店，我特意买了一个淡包(馒头)，把淡包皮扒下来，捏成细小的碎块，抛过去，它倒不客气，精准地觅到碎块，迅速啄起，脖子一缩，吞进去了。淡包块，我呈s形散抛于地面，越放离我越近。八哥好像很享受这个过程，一次又一次，伸出脖子，低头来啄食。距我很

近时，不来啄了，狡猾地跳开去。

我故意后退几步，它才小碎步地挪过来，就像小脚老婆婆走路一样。几番喂食下来，“感情”增进，它直接跳到了我的车把上。大着胆子，望着你，仿佛说，继续呀，继续喂我，我还要。头还时不时地左顾右盼后仰，做出一番“卖弄风情”的动作。我只好笑着继续喂，喂一点啄一点，哪怕拿在指尖上，它也会来啄。但如果你的手做出一个“出格”的动作，立马起飞，想摸一摸它，也不行。淡包块，啄食过，嘴巴总会有点黏糊糊的，八哥很聪明，叼来一个小石块，鸟喙蹭蹭，又把它弃之。接着，把鸟喙往地上再来回地抽摩几下，相当于我们用餐巾纸擦嘴巴一样。

包子店女老板也来了兴致，从店里拿了一个塑料筐，筐一角翘起，斜放在店门口，接着把淡包块不规则地散在筐角边，引诱八哥入筐。它很机灵，女老板站在筐边，它就不过来，等你人一走开，它会快速叼起那淡包块，然后就跳走。如此斗智斗勇了几番，女老板没耐心了，干脆挪开塑料筐，手拿着，当八哥再次过来，手拿着，人忽地扑过去。八哥反应很快，起飞，离我们老远才停下。我们再试着诱喂，它视而不见，把你晾到一边，“生气”了，心灵受伤

了，感觉到了不安全……

毕竟动物有灵性，它不想被抓，不想失去自由，不想被束缚，过回之前圈养的生活。它要自由，我们人类难道不是吗？谁不渴望自由。

朋友兴原先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，薪酬倒蛮高，但是一周只能休息一天，其余六天几乎连轴工作，有时晚上还要加班。除了生病、家中急事可请假，出去旅游或想干点自己的事，几乎很难请假。不久前，碰到他说，刚换了一个工作。收入比原先少了蛮多，但是有双休，工作很自由，终于可以照顾到家里了。

另一个朋友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职业者。有生意就做，小生意也做，无生意就喝茶歇息，偶尔炒炒股。上段时间，聚餐碰到跟他谈起，如果现在让他进单位，愿不愿意？他乐了，一直笑，笑够了才说，出我高薪，人家公司肯定也不大愿意。可若每月只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，宁可不去，“万金难买自由身”啊！

人与社会需要良好的自由相处的方式。人与自然，动物与自然也是如此。我们彼此间何尝不是呢？

## 一根刺

□杨芝

要说起来，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可突然在某一天，它就像一根刺一样，再一次重重地扎进了他的心里。这一扎，连血带肉的，比十多年前要疼几百倍。

不过，疼是后来感受到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的头脑是懵的，只是感觉到无数神经被抽离了，又被打乱了，像一团乱麻似的。慢慢地，他的肉体逐渐失去了对世界的承受力。一个人的战争，开始了。

从早到晚，他脑袋胀痛，视力在减退，胃也失去了消化的能力，每天都是食物发酵产生的咕噜声。是的，他的味觉也在消退，对食物失去了原有的兴趣。他觉得看什么都比先前昏暗了，手脚僵硬了，行动也不再便利，某种不确定的疼痛穿透了他的全身。他能感到这种疼痛水蛭似的吸附在体内，随着血管肆意窜动。他最怕夜幕降临，因为一并失去的还有深沉的睡眠。黑夜里，只剩下了自己圆睁双眼，数着分秒艰难地等待天明。越是浓稠的黑暗，全身上下疼痛越是明显，甚至一些诸如蚊虫叮咬的细微刺痛也被无限放大，简直快要了他的命。

他的世界在崩塌，一切事物失去了色彩，只有空虚和绝望。哪里都找不到救援。他哪儿也不去了，躲在二楼自己的房间，这样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止住世界的崩溃。他想抓住点什么，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。他知道，他的世界也只剩下这个小小的房间了。不，还有墙上那个小小的窗户。每次盯着这个窗户看时，他都在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把它设计得再大一些、再漂亮一些，现在他的世界也只剩下这点东西了。他想哀叹，喉咙里却发不出哪怕一丝气息。他的背部因为长时间倚靠，已微微变驼，全身上下也因为长期保持不动的姿势而隐隐作痛。

他在自己的世界沉沦。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变成了一池水，他成了那个溺水的人，越是挣扎往上爬，陷得越深越快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心脏像压着重重的石块，他的脸，因为短促的呼吸而涨得通红。这一刻，他是真真正正地病了。

六十出头，不算大，可以说是老当益壮的年龄。但他总觉得，年龄越大，世界便愈可怕。走在马路上，他的目光会不自觉投向那些佝偻的背影、那些沉重的步伐、那些随风飞起的白发，还有盘踞脸庞的皱纹。时间啊，青春啊，希望啊，就这样离他越来越远了。

人年轻的时候，总是忙这忙那，忙于挥霍自己的青春，忙于自身的发展，忙于实现一个又一个充满诱惑的目标。前进是锐不可当的，生活的边界、生命的版图也处在不断地扩张中：从小小的儿童床到房间的四壁，到整幢房子、公园、城市、国家、世界。然后，进入成年，进入梦想时期，幻想某种更伟大、更崇高、更美妙的东西。那里有事业，有爱情，有某种类似于价值感的东西。四十岁左右出现转折。青春在自己的紧张努力和狂潮行为中自我折磨。某天夜里，或者某个清晨，人越过了边界，达到自己的巅峰并且向下迈出了第一步，走向了死亡。那时间问题便会出现：是面对黑暗泰然自若地朝前走，还是回头走向过往，保持一副矫饰的外观，装作自己面临的不是黑暗，只是有人关掉了房间里的灯。

……

他就这样躺在自己的床上，从白天到黑夜，回望自己走过的路，回望人生的每一个际遇，回望每一段曾经美好却最终破裂的关系，回望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当然其中包括自己。他把自己略显糟糕的人生境遇看作一本书，开始像文学评论家那样细细解剖自己，拿着手电筒探照这个核心人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、每一次失败、每一场头脑思想风暴。像是观看了一场人生的巨幕电影，他的世界重又出现在他眼前，主角仍然是那个鲜活的、健康的、充满希望的自己。在这部剧里，有命运沉浮，也有自我选择，有悲伤，也有欣喜，他突然对自己塑造的这个角色非常满意。人生还没谢幕，他还想看看剧情怎样发展。

那根刺还在，但他不再受它折磨。他重又待在自己的卧室里，躺在自己的床上，脑袋冲着窗口——他又回到了自己原先出发的起点。

从患病到康复，犹如经历了一次远游归来。